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三〇一一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本報「青年生活」編輯室啓事

本刊主編劉光同志積勞成疾，不幸于七月十六日晨七時在滬逝世，本刊擬出紀念專頁，凡劉光同志親友至交如賜紀念文字，請于星期日以前逕交德興里三十九號本報，敬希稿擊！

「青年生活」編輯室啓
七月十九日

群眾

第十一卷第七期　今日出版

目錄

中共代表團發言人論目前時局
中共代表團團長上海名流
·時評·
宣傳休戰與軍事停戰（梓）
保護內河航行權（漢）
撤帶公糧（思）
公教人員依然無法生活（永）
「警察國家」（默）
所謂「武裝遣俘」（木）
我們需要永久和平……馬敘倫　吳耀宗　[illegible]　周建人　王紹鏊　[illegible]　許廣平　周信芳　[illegible]等
論當前的中國經濟危機……許滌新
巴黎和會與國際（一週）……[illegible]
談道德……[illegible]
以工代賑（蘇北印象記）……楊健華
武漢的危機（武漢通訊）……于蒙言
記[illegible]……[illegible]
美國的[illegible]……[illegible]
瞿秋白……[illegible]
廣播節目……[illegible]
萬里紀行……[illegible]
不能容許……[illegible]
中國航業的要求……[illegible]
中立工人……[illegible]
上海工人協會反對內戰挽救工業危機……[illegible]
漫談……[illegible]
四川……[illegible]

定價

零售　生料　一五元
　　　熟料　二〇〇元
三月十二期　一八〇〇元
半年廿四期　三四〇〇元
全年四十八期　五七六〇元
外埠加郵　每期四元

滬版群眾

要目

立即召開政協會議（社論）
誰不容忍，誰不讓步（專論）
南京鎖鑰（南京通訊）
新華社記者評中原戰局
中共發言人許艾明聲明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一卷第十期已來渝每冊七百元

勞輪汽車公司特別快車

直開達縣　座位舒適　一天准到

售票地點

（一）民族路復興巷口三民茶社側
（二）民族路龍王廟丁分局側亞洲旅館內

訃告

劉光（李杏林）同志，湖南衡陽人，幼年即參加革命，抗戰時期，先在後方工作，領導青年，爲民族解放而努力，不幸積勞成疾，患胃潰瘍症，於中華民國卅五年七月十六日晨七時，在上海市立第四醫院逝世，享年卅歲，當於本日在徐家滙上海殯儀館大殮，特此

訃聞

中共代表團哀啓
民國卅五年七月十六日

逕啓者　李公樸　聞一多　兩先生於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在昆先後被刺殞命兇耗傳來舉國悲憤

本會擬於七月二十八日舉行追悼會同日發行追悼特刊敬希各界人士或賜誄輓或撰鴻文以光篇幅而慰英靈無任感禱

李公樸聞一多先生追悼會籌備會謹啓

附啓：（甲）截收日期七月廿六日午後九時
（乙）重慶國府路三百號民盟代表團辦事處
重慶民生路二五一號民主報社

張君勱羅隆基前日趕赴南京
向當局抗議昆暗殺暴行
已向馬帥及司徒大使陳述對昆案意見
民盟政協代表招待上海各界
呼籲全國人民奮起共挽危局

▲本報南京十九日專電：李公樸、聞一多先生在昆明被特務暴徒暗殺後，民盟政協代表張君勱、羅隆基兩先生昨日（十八）午，由上海專機到京，向國民黨及馬歇爾元帥、司徒大使陳述此一慘案。張、羅二氏昨午晤馬帥、司徒大使於光華門外機場。因馬帥、司徒大使其時即登機赴九江，故僅與張、羅兩先生在機場作短促晤談。據今晨，羅隆基先生語記者，他們昨午在機場已將民盟對昆明暗殺事件的意見告訴馬帥與司徒大使，他與張君勱二人，昨下午已訪邵力子、吳鐵城，希望國民黨當局澈查昆明事件，保證民盟各地人員之安全。此係首次晤談，將有一正式抗議文件送致政府當局。羅隆基先生稱：當李公樸被害後，民盟在昆曾向各界陳訴此暴行，不意數日間，聞一多教授亦被害。吾人實不能輕恕此等暗殺罪行，民盟總部日內即在京中招待中外記者，向國人控訴。

▲上海通訊：中國民主同盟政協代表羅隆基、沈鈞儒、章伯鈞、張申府、黃炎培以及西南聯大教授吳晗等，連日招待新聞界、文化界後，昨日下午三時假座紅棉酒家招待金融工商界。出席者有俞寰澄、盛丕華、包達三、宋閣臣、林□市、曹鴻嘉、孫鶴皋、章乃器、徐永祚、張絅伯、胡厥文、孟明、沈子槎、□祥、殷□經、鄭菁秋、劉景煜、屠元群、莫籥昌、吳禾鶴、胡子嬰、羅叔章等，當由沈鈞儒等相繼報告：民盟奔走經過，及所提方案均未邀採納，現各地內戰日益擴大，政府對各黨派用各種手段使之分化，並以暴力危害民主進步份子和生活安全。際此緊急關頭，由於國內戰事益趨擴大，已由東北擴大到長江，且可能轉移到華北，最後形成國際[illegible]，希望全國人士共同努力挽救危局。李公樸先生爲民主而死，五日內竟被暴徒狙擊二人，且聞教授之子立鶴亦受重傷。今聞宅六口之家生活更形慘淡。昆明情形與上海相同。李、聞兩位竟於會後數日被狙而亡，民盟同人唯有加緊工作，擴大組織以完成李、聞兩位之遺志。繼由孟庚明、盛丕華、胡厥文、莫籥昌、吳承禧、張絅伯、章乃器、徐永祚等先後發言，對李聞兩位之慘死一致表示極度憤慨，民盟以及愛好民主人士均願隨李聞之血跡繼續努力，以求和平民主之實現，金融工商各界，無不一致贊同，並希望民盟發動大規模追悼會。

民盟平市中委孫中原被綁架

▲北平十九日電：民盟北平市委孫中原，於十八日午後四時，在平市南池子街步行之際，突爲由後駛來小汽車中之暴徒架去。華北民盟負責人張東蓀、劉清揚十九日聯名致函行營李主任及熊市長，要求迅予查訪，并營救孫氏。（中央社）

反動派圖貫徹軍事獨裁陰謀
解放區人民將堅決自衛
本報華中版評論反動派進攻陰謀並申明解放區人民保衛和平民主決心

▲淮陰通訊：國民黨當局撕毀政協協議，停戰協定，背信棄約，不斷進攻解放區，近且以大軍圍攻中原將士，「圍殲」蘇北解放區，本報華中版前曾對反動派進攻，發表評論，指斥其擴大內戰，屠殺人民陰謀，並鄭重表示解放區堅決自衛與保衛和平決心。原文如下：

日寇投降以來，我黨我軍及解放區千百萬人民，爲了和平，曾對國民黨反動派一再讓步，委屈求全，然而反動派的陰險狡猾，背信棄約，簡直史無前例。

去年冬間，剿「匪」手冊與雙十協定齊飛，還我們不必再提了；可是今年對人民權利的四項諾言，關於停戰整軍的三大協定，似乎够堂皇莊嚴了，結果又怎樣呢？言猶在耳，墨跡未乾，而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青年學生又被屠殺了，報館書店又遭封閉了，記者又失蹤被捕了，甚至對[illegible]民族也大肆轟炸大事殺戮了。然而事情決不止此。因爲我解放區人民已取得了自己的權利，既民主又自由，所以反動派便要恢復其反動的「主權」，除調派特務來進行暗殺下毒等佈置外，又實組織別動隊等等外，又隨時隨地在發動內戰。東北人民被日寇蹂躪了十五年，反動派竟又乘美國的飛機大砲坦克去毀滅他們，在關內，中原之警未除，華中之難又起，津浦隴海沿線，長江兩岸，竟集中兵力至三十餘師以上。

反動派竟以我和平心切，又妄想以美國反動派爲奧援，竟至朝和暮戰，此和彼戰，上和下戰，名和實戰，其終極目的，無非要消滅我人民的武裝，毀滅我解放區，使人民仍受其獨裁專制封建買辦的黑暗統治而已。然而這是我們無法忍受的。試問全國解放區一萬萬四千萬人民，試問我華中解放區二千四百萬人民，誰肯忍受京滬那樣警管制的統治，誰肯忍受天災因人禍而愈演愈烈，誰肯忍受美國貨傾潮水似的來淹沒我民族工商業，誰肯忍受苛捐雜稅的剝削，誰肯忍受國民黨的官吏予取予求，誰肯忍受特務橫行而生命財產朝不保夕。誰肯忍受自己的姊妹妻女供國民黨官兵姦淫侮辱，誰肯忍受田地房屋再給豪紳惡霸去侵佔據奪，誰肯忍受再被迫去接受奴隸教育，灌注奴隸思想——一切很簡單，都是無法忍受的，可是反動派却像瘋神一樣，定要將這些痛苦帶至我解放區來。

反動派這種反覆無常並不足欺騙我們麻醉我們，然而我們是遵守「君子愛人以德，與人爲善」的古訓的，只要反動派有一綫「改弦更轍」的希望，我們始終給予鼓勵，可是現在既已不能「理喻」，只得「力爭」了。因爲我們的保衛和平與反動派的破壞和平，並不是民主的多或少的分歧點，並不是實際上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民主的問題，並不是反動派讓我們生活得好或壞的問題，而是讓不讓我們生活的問題。因此，我解放區全體人民，工農兵學商，不管黨內黨外，一致團結起來，爲爭取自衛戰爭的勝利而堅決奮鬥。

我們相信，反動派這回算盤又會打錯的，反動派雖然誇大自己的力量，而輕忽人民的力量。反動派想倚靠美國反動派做靠山，然而美國反動派的政策正在受國內國外民主人士的嚴厲譴責，誰敢明目張膽繼續來鎖大中國內戰，必至搬石頭來壓自己的腳而後已。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廣大人民，已經是怨氣沖天了，他們在生命財產、言論居住都無保障時，也必至自求生存之道而一清算。民主黨派和國民黨內的民主進步人士，他們同樣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派的所作所爲，也必至與人民一起，共同阻止反動派的胡作妄爲。至於我解放區的人民，從苦難至光明，八年來已久經鍛鍊，我們曾擊敗了日寇僞軍，我們曾一次二次擊退了反動派的進攻，那麼這一次，我們也同樣能够打退反動派的進攻。

我們需要和平，保衛和平，但我們不能不自衛。直到今天，我們仍盼望國民黨反動派能「懸崖勒馬」，退出我解放區的被侵佔地區，否則，一切後果均由國民黨當局負責。

反動派在昆進行暗殺後
陰謀嫁禍地方力量
正僞造各種「證據」，並將由某造謠社發出消息

▲昆明航訊：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被國民黨指使特務殺死後，在此間已經激起普遍之公憤，反動份子最初圖嫁禍於中共，以挑撥民主同盟與中共間之感情。所謂「反共大同盟」在街上到處張貼標語，說：「李公樸是被共產黨殺死的！」「民主同盟要向共產黨報仇！」後來發覺這種手法欺騙不了民衆，於是又改變辦法，企圖嫁禍於雲南地方力量，說李聞二先生之死，是因爲他們曾得罪於地方力量而起的，此種陰謀正積極佈置，假造各項證據，並擬由某通訊社發出電訊，以便淆亂聽聞。（伯森七月十七日寄自昆明）

滬市當局摧殘民間報紙
文匯報被迫停刊一週
該報昨日起休刊，並聲明「保留法律上之權益」

▲上海航訊：上海文匯報爲一純粹民間報紙，言論公正，深爲讀者所愛護。不意該報今日（十八日）突爲上海市警察局勒令停刊一週。其罪名爲「淆惑社會視聽，破壞公共秩序」。緣本年六月間上海市學生掀起反內戰狂潮時，曾有警察多人投函該報「讀者的話」欄（柯靈主編），擁護反內戰運動，該函刊出後即有警局人員前往該報館索閱底稿，該報爲維護投稿警士之安全起見，乃婉言拒絕。至到本月十二日，該報「讀者的話」又刊出警察來信兩封：其一署名爲「一羣警察」，信中陳述他們被迫從事抽捉壯丁，取締小販的痛苦，並對「下關事件」中警察袖手旁觀表示憤激，另一封則署名「本市一警官」，信中對警局發給官佐夏季制服須扣薪五六萬元一事表示抗議（該項制服布料與警士同，均爲「敵僞產業處理局」免費發放）。此兩信刊出後又有警局人員前往該報館索閱底稿，經該報經理[illegible]拒絕。不料警局惱羞成怒，至十七日下午突有上海市警察局黃浦分局長杜[illegible]，行政課長王立言及警察三名，持通知書前往該報館，通知書中略謂：「奉上海市警察局訓令，以該報十二日『讀者的話』欄所刊警察來函兩則係『捏造警員名義，離間上下感情，淆惑社會聽聞，意圖破壞公共秩序』，着自本月十八日起至二十四日止勒令停刊一週。」該報除遵照自今日起停刊一週外，特於今日之停刊啓事中聲明「保留法律上之權益」。赤上海市警察局此種僞口實之憑空誣陷，實爲違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之非法行爲。（七月十八日、胡光）

周恩來同志飛開封
視察黃河復堤工程

▲上海十九日電：周恩來十九日晨偕黃河工程顧問塔德等飛開封視察黃河復堤工程，日內仍將返滬。（中央社）

▲上海十八日電：中共代表周恩來，十八日與行總署長蔣廷黻及聯總[illegible]會商黃河問題。其要點有三：㈠黃河工程經費分配；㈡黃河堵口及工程員工待遇；㈢黃泛區人民的救濟及工程器具、糧食的分配及救濟。（中央社）

中原國民黨軍的士兵
不滿內戰的情緒增長
士兵多遭虐待，中下級軍官亦常被責罰

▲中原某地十六日電（遲到）：據中原宜化店地區反內戰的國民黨七十二軍及新十三師三十九師的士兵談，國民黨軍士兵及中下級軍官中，正蔓延着對國民黨當局及其高級指揮官的不滿情緒。據談，國民黨軍糧食供給情況極壞，甚至有時一天只吃到一餐飯，而內戰心切的高級軍官，經常迫令行軍，從未得到休息。士兵及中下級軍官，若有不合長官意志的，即被責罵打罵，甚至若干軍長師長亦因未能完成「全部殲滅」計劃而受到國民黨當局及蔣介石、劉峙等人的處分。（新華社）

國民黨中央黨部陰謀製造民意
密令各省市參議會通過所謂反對「內亂」宣言

▲南京航訊：國民黨此間中央黨部，密令各省市縣參議會，在開會期間通過所謂反對「內亂」宣言，及擁護蔣主席要求所謂「戡亂」電文，指令各省縣參議會呈請蔣主席以武力解決共產黨。此種利用民意機關的名義，以做進行內戰口實的卑劣陰謀，深爲正義人士所不齒！（園）

我們的抗議

李公樸先生的血跡未乾，聞一多先生被狙擊殞命的血案又起。在光天化日之下，通都大邑之中，軍警密佈的地方，暴徒白晝鳴槍殺人，竟從容離逃而去，渺無蹤影，而暴徒臨去時猶狰獰的聲言：「好，留你作個種，以後好替你爸爸復仇」，與聞一多先生生前猶在李公樸先生的[illegible]會上悲憤的發言：「這個仇是一定要報的」的話，前後頗有呼應。聞公子立鶴、立鵬的控訴書「暗殺死了我的爸爸了」中更說：在昆明「一二一」慘案發生後，就有人揚言，要以四十萬收買一多先生的頭，以及報載：中央社將聞先生被刺的消息，遲壓一天，以等待其他方面文告的配合，才發佈出來。由這種事前的線索，與事後的佈置看來，即使是最忠厚單純的人，也會猜想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李公樸先生生前致力文化、教育，聞一多先生生前大半時間埋頭書齋，潛心於文藝、學術的研究，雖然兩位先生都因目擊國難民艱，以學者的立場，起來呼號奔走民主、和平運動，然皆爲手無寸鐵的書生，言論行動，亦皆本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符合國家民族的利益。而且關心政治，批評政治，亦係作爲民主國家的人民，應有的天職和權利，否則「莫談國事」，「偶語者棄市」，我們亦何貴乎有此「民主國家」的美名？對於這樣的淘淘學者，配稱爲民主國家的真正公民，竟施以毒手，置之死地，真叫人不知對「民主」、「和平」、「自由」等字，作何解釋？更不知置國家人材，文化教育事業的尊嚴於何地？

聞、李兩先生皆爲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而民盟又爲中外所公認的中國民主政團，一般人都稱他爲「第三方面」的，政治協商會議中有他們的代表參加，國民大會有他們的名額。對於這樣一個政團的領導人，橫加殺害，一而再，再而復。我們又不知置政黨公開平等，民主政治精神，以及政治道德於何地？即使要排除異己，亦應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公開政治鬥爭的方式，爭取人民，取決勝負，奈何竟出此陰狠、卑劣可恥的下策！

由於這連續不斷的對民主人士的政治暗殺，我們深深地意識到：中國的民主和平事業，人民的生存權利，以及文化學術的尊嚴，甚至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面臨空前嚴重的危機，有人稱之爲「焚書坑儒」時代，還只是說出醜惡的一面，一切有良心，有正義、真正愛國的人士，都要起來挽救這個危機，制止這個危機。否則，我們真會淪入萬劫不復的最黑暗的境地！

同時，在政府中實事追查此案聲中，我們願追隨全國同胞之後，對此案提出如下主張：

一、由政協各方代表組織臨時法庭，公審昆明地方失職當局。

二、切實緝拿全部凶犯。

三、從優撫卹死者家屬，並且國家担負死者子女一切教育費用。

四、切實保證人民言論、思想、居住、人身等基本自由。

五、取消一切特務組織，以其費用移作教育經費。

沈起予　聶紺弩　艾蕪　何其芳　周文　力揚　端木蕻良　丁易　孫銘勛　方與嚴　劉滄浪　鄧曉暉　周特生　顧靜　屈楚　孫堅白　唐所　黃若海　趙美鑫　洗群　路曦　邱檳　宋天濟　孫音　黃瑾　李影　沙莫　蔣勝　鄒燕龍　周微林

東江縱隊留粵復員人員
中共中央極表關懷
對廣東當局違約欲加「集訓」表示驚異

▲延安十九日電：據廣州訊：中共東江武裝人員七百餘名，據廣州行營奉命須將他們集訓三個月，然後發正式復員證。按北平執行部第八執行小組關於中共留粵復員人員七八一名的復員，早經發表公報，通知所在地政府保障，現因國民黨方面忽提出集中營式的所謂集訓辦法，實屬使人驚異。實東江、北江中共抗日武裝，即已撤往煙台，但海南島的中共武裝迄今尚未獲得協議，中共方面對上述二事極表關懷。（新華社）

向民主的大道邁進
哈市參議會開幕
參議員中包括工農商軍教文化婦女和回蒙民的代表

▲哈爾濱十七日電：哈市臨時參議會，於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正式開幕，參議員六十一人全體與會。其中有工人代表九人、農民七人、軍隊四人、士紳十人、教育界四人、學生三人、婦女四人、文化界三人、公務員三人、回民十人、蒙民二人、律師醫師二人，另由省府聘請者十人。大會首由于主席、林國賢致開會詞，指出：「要以主人翁的資格來監督政府，使其更好爲人民服務」。繼由錢參議員于雲代表共產黨議員發言，希望大家毫無顧忌的批評中共的各種政策。繼邀請來賓松江省主席馮仲云講話，他說：在過去十四年中，哈市曾是北滿共產黨抗日的中心。抗日聯軍著名的領袖楊靖宇、周保中、趙尚志、李兆麟等都在哈爾濱作過秘密抗日救國工作；老河監獄，是許多同志慷慨就義的刑場，哈爾濱是和中國共產黨有極深關係的城市。最後，他希望哈爾濱成爲和平民主的堡壘。東省參議會總經理何治安，哈市中蘇友好協會長陳先舟，[illegible]總會會長、松江市婦女工作委員會孔慎齋等，均相繼講話，一致表示要爲爭取和平民主努力奮鬥。（新華社）

安陽國民黨軍
進攻解放區未逞
商邱僞軍出犯被擊退

▲冀南十八日電（一）盤踞商邱一帶的僞河南保安旅，於七日起出犯，連續侵佔寧陵縣東南五堡、周村、孫老家一帶，八路軍堅決自衛，將其擊退，殲僞團長劉子安以下二百餘人，俘團長以下五十七人。（二）九日晨，安陽國民黨軍第四十師一個團，攜迫擊砲鋼砲十餘門，攻佔安陽北馬家莊一帶後，續向大金屯進犯。八路軍被迫還擊，將其全部擊退，進犯軍傷亡百餘人，周家莊當告恢復。（新華社）

聯總運廣州救濟物資
大批腐爛被竊
因運費太低商航拒絕代運

▲本報訊：[illegible]

司徒雷登大使昨日呈遞國書

▲牯嶺十九日電：[illegible]（中央社）

蔣主席宴馬帥

▲牯嶺十九日電：[illegible]（中央社）

社論
國民黨當局應該愛國

中國人民都應當愛國；掌握政權的國民黨當局更應當愛國。國民黨當局也嘗把自己裝扮得像一個愛國英雄一樣，口口聲聲說別人不愛國。但事實上，不愛國的不是別人，倒正是他們自己。他們爲了取得外援，進行內戰，以維持其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不惜斷送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以取媚外人。首先，他們斷送了領土權，讓美國軍隊駐在中國，給美國以陸軍基地；其次，他們斷送了領空權，讓美國飛機自由「巡邏」全中國，給美國以空軍基地；第三，他們斷送了領海權，讓美國海軍自由往來中國的領海，自由駐防中國的海港，給美國以海軍基地；第四，他們斷送了政權，堅持把中國內政問題的最後決定權（後來，他們改稱爲仲裁權或公斷權，但內容是一樣的）交給美國；第五，他們斷送了軍權，以軍隊美國化代替「軍隊國家化」，放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支配之下；第六，他們斷送了警權，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並使參加警察機構，執行秘密警察任務，讓美國帝國主義分子更便利控制中國內政，鎮壓中國人民；第七，他們斷送了內河航行權，讓外國輪船航行內河，摧毀本國的航業；第八，他們斷送了漁權，接受麥克阿瑟的決定，讓日本船在中國沿海捕魚；第九，他們斷送了關稅自主權，放棄保護關稅，使本民族工業破產；第十，他們斷送了本國企業保護權，制定便利外資操縱的新公司法，讓外國財閥及其中國走狗——大買辦資本家自由在中國境內，壟斷中國經濟。

這裏所列舉還不過是舉其大端，未必已窺全豹。但就是這些，已表示出國民黨當局所斷送的國家主權，是非常廣的：從陸上到海上，從天上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從現在到將來！這真可以說是對於中國主權的空前拍賣！當日本帝國主義向北洋軍閥袁世凱提出所謂二十一條時，在其第五號裏，要求掌握中國的政治、財政、軍警大權，直接把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凱雖然有意接受，但仍不能不顧忌人民的反對，有所躊躇。試拿國民黨當局實際斷送了的國家主權來和二十一條的第五號比較一下，就可知道袁世凱不敢毫無顧忌地，送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東西，國民黨當局是已經非常慷慨地，送給美國了。

中國人民在八年浴血抗戰中，所贏得的「四強之一」的榮譽，已被國民黨當局斷送得精光！他們不惜把中國降爲美國的菲律賓，把中國降爲美國的「拉丁美洲」，把中國劃在美國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勢力範圍之內，也就是不惜把中國變成美國的保護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在他們支配下的中國，一切的一切，都將變成「美國的[illegible]」，連「中國」是否還可成爲「地理上的名詞」，都將成爲問題了！

國民黨當局也是中國人（而且是掌握着政權的中國人），本來是應當要愛國的。但是由於他們把仇恨集中在中國人民身上，集中在中國民主主義者身上，爲了乞靈外援，以鎮壓中國人民，消滅中國民主主義者，遂顧不及什麼國家民族了。

十八年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造成了中國民族長期無數的最可怕、最可悲的空前災難。在人民心目中：這個獨裁統治早已破產無餘了，早已極端孤立了，但國民黨當局是要堅持這個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的。因此，人民的民主覺悟越高，他們就越要勾結帝國主義。「寧贈友邦，勿予家奴」，這是中國大買辦、大地主的傳統政策，國民黨當局也繼承着這個政策。「九一八事變」後，他們執行了這個政策，斷送了東北，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而在抗戰初期，他們公然宣稱：他們所要求的，只是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現在、當中國人民憑藉自己的血肉把日寇打敗之後，當中國人民繼續挺身起來，要求掌握自己國家命運的時候，他們更澈頭澈尾地，發揚了這個政策，他們不惜斷送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利益，以換得美國陸海空軍在中國領土，支持他們反人民的內戰和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制度。

國民黨當局一方面，斷送主權給外國，他方面，却要向人民「接收主權」。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向人民「接收主權」就是爲要斷送主權給外國，而斷送主權給外國，却又是爲要向人民「接收主權」。

歷史事實證明，凡是反人民、反民主的統治者必定要斷送主權給外國，不是斷送給這個外國，就是斷送給那個外國。儘管他們在一定時期或可採取這樣或那樣比較隱藏的形式，但當他們必須用殘酷猛烈的手段來反對人民的時候，他們就會什麼都做得出來。國民黨當局的斷送主權原是不足怪的。

毫無疑問，中國民族正面臨着一個極大的新危機。如果國民黨當局斷送主權、取媚外人的政策得以貫澈下去，那麼，中國就將繼續做外國的奴隸，就將沒有獨立，沒有和平，沒有民主，更不會有什麼富強。因此，中國人民必須有極高度的警覺，以避免這新的奴隸的命運；中國人民必須再接再厲，一致起來，要求國民黨當局愛國，要求國民黨當局認清人民的力量，終止斷送主權的一切罪行，結束內戰和獨裁。

向國人呼籲，向世界控訴！
聞教授公子昨招待記者
兩公子含淚痛述聞氏爲和平民主而死，此係反動派有計劃的暗殺，要求追究主謀。

▲本市消息　聞一多先生兩公子立鵬、立鶴於昨日下午三時招待報記者。招待會上，異乎平常的顯得靜寂沉默，來的每個人都懷着一顆沉重的心情，哀感的注視着站在門首一高一低的小主人聞立鵬等招待客人。一會，聯大教授馬大猷、馮式權、裴裕教授來了，招待會開始。

聞立鵬首先立起講話，他還未開口，不禁眼睛一下紅了，他說：「諸位記者先生，我現在不知從什麼地方說起才好，我父親聞一多先生被暗殺死了，他爲什麼死的，我想這點簡單的說一下。我父親是專門做學問的人，他過去從不關心政治，閉門研究古書，有兩年，他甚至連報都不願看。但是，我父親是有良心的，抗戰後由北平到昆明，他親身看到好多令人痛恨的黑暗與不平的事，他才開始覺醒，認爲中國政治非改良不可。……」

血教育了我們！

民主戰士竟遭毒手　海外僑胞無不痛悼

何香凝彭澤民李章達等先生電唁李公樸先生家屬

巴黎和會加速準備

遠東委員會決議日應歸還掠奪品

王深林郭則沉唁電

外長會議有進步

陪都青年聯誼會　民主青年編委會唁劉光同志家屬

專論
鞏固中國團結？還是破壞中國團結？
淳耀

「四月以前，美國在中國的聲譽，達到空前的高度，……但到現在，這聲譽正在一落千丈。」這是一個美國新聞記者自己觀察並與數十位各界的中國人士交換意見所得的結論。……

解放區各界電唁公樸先生家屬
并要求國民黨取消特務機關，撫卹李氏遺族。

西班牙內戰十週年紀念日　英全國工會發表宣言
要求政府與佛朗哥政府斷絕外交關係

反對降低工資以控制物價政策　意國掀起巨大罷工浪潮
法五十萬工人舉行大示威

昨市參議會四次大會　參議員質問汪觀之
提出濫用私人，侵吞積谷等質問案

各廠工人紛赴臨訪慰　弔唁死難工友黃紹康

出席聯合國大會　美代表名單宣佈

（上接本版左大圖欄）

（下轉接本版右角圖欄）

劉光死了？我不相信！

于剛

在痛悼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先生的沉重的心情下，突然接得劉光同志的死訊，使人痛惜為人民服務的好人，實在死得太多！死得太早！

劉光同志的死訊，把我引入深沉的回憶中，我想起八年以來，他在我腦海中留下的印象：全心全力為黨的工作的態度，[illegible]的作風；誠實剛烈的性格，我記起他那爽朗的笑容，他那粗壯有力的手指，他那不拘小節的舉止、衣著與生活，……。記得今年四月，若飛同志[illegible]，我聽到劉光的[illegible]，他正在[illegible]的文章，誰能料想，三個多月後的今天，我也會含淚來悼念他呢？

還在一九三八年冬，我從湖州到延安去出席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的代表大會，在路上我和另一位[illegible]，[illegible]聽到他是一個從很小就參加革命的青年，他沒有受過多少學校教育，可是他在實際鬥爭中得到非學校教育所能得到的知識，他到過莫斯科，通曉俄文，他那時正主編西青救的刊物——「青年戰線」，當時他已是一個從十來年黨的洗禮中培植起來的優秀的青年工作者。到延安不久，在一個會議上，我看見一個披着蓬頭髮，面容很沉毅，口音仍帶着不少湖南益陽的鄉音，這就是劉光，我們從那時起就開始了八年來直接間接不會隔斷過的工作關係。

八年的觀察，劉光同志給了我兩個最深的印象：一個是他在黨的工作中[illegible]的優良作風；另一個是他那種如饑如渴的不斷要求進步的學習精神。

他主編本報的「青年生活」，將近四年，而這個刊物的最大特點，就是真正力求和廣泛的青年朋友和讀者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青年朋友和讀者們把這個刊物當成自己的園地，他們反映問題，提供意見，投稿，介紹，以至討論和研究『青生』上的文章。[illegible]『青生』[illegible]數，因為他們要反映的問題太多了，需要解答的問題也太多了。許多『青生』[illegible]方法下一期又一期的問世。緊緊[illegible]，是劉光同志曾于開展工作的一個基本要訣。記得去年在[illegible]，[illegible]不寫信來，我們知道他忙，但也曾笑過他：大概是因為結了婚吧？然而這到今年來重慶，我和文彬都會親眼看到他還是那樣緊張，[illegible]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們又不免為他的健康担憂。當獨山失守，國民黨軍隊一退千里的時候，我在延安聽說：重慶有人造謠說『劉光要做鐵托』。大家聽了這種荒謬的謠言，想起像劉光那種神情，不禁發笑。是的，一個經常和羣眾聯系在一起的人，是最易遭到那些反對人民的傢伙的誣衊的，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被害，不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嗎？

前年夏秋，我和劉光都住在棗園的宿舍，每當夜深的時候，他仍[illegible]開着燈，我常常推門進去，往往遇見他在讀書，他向我說：[illegible]同志和[illegible]常常提醒他讀中國歷史，他自己也深感這方面知識不夠，所以他幾乎每晚都在讀『中國通史簡編』一類的書；有時他在[illegible]出版的[illegible]小叢書，還介紹給我讀，有時他就在深夜寫作。我有過幾次，聽了他那種求知慾很高的談話，聽了他轉述領導同志對他學習上的鼓勵，我常常覺得臉上熱辣辣地。[illegible]。我常常想：劉光能擠時間看書，我不應當以忙作藉口！

劉光死了？我不相信！那樣一個生龍活虎般的人！我不忍去回憶這些年來許多大大小小的往事，我只想從劉光所留下的紀念品中虔誠地檢出這兩樣來，作為我自己，作為他所有的親愛的戰友，作為千千萬萬知道劉光的青年朋友們一個永恆的借鏡。劉光，紀念您，是永遠的！

◇七月十八晨◇

緩緩依計而行

透視

前同——『一二一』昆明屠殺學生後的『宣傳』弄得不好，因為太急了一點，一開始就說是別人幹的，而且『主使者』的名字也取得跟自己人（鼠手號）太相像了，所以不但沒有救得上，自己也太丟人。所以，這回就不能性急，必需緩緩依計而行。

第一步：完全『客觀』的報導，一點也不加措詞，推論。

第二步：抓到一個嫌疑犯。

第三步：由治安機關登個『懸賞緝兇』的啟事，輕輕的伏下一筆。說是：『近有反動份子，居心叵測，企圖擾亂社會治安……』

第四步：再殺一個，治安：警備部稽查員也被暗殺，證明確實有人『企圖擾亂治安』。

第五步：由『某某』來證明：『李公樸是共產黨殺死的』『共產黨要吃人，殺死了李公樸』（有所謂『雲南反共大同盟』貼出這樣無恥的標語。）於是『警備司令部發賞人要示要加緊緝兇』！

第六步：中共……書內評式的憤慨行動……之後，印仲出據牙，說：『中共……』

這樣差不多了。下文大概便是『兇手供稱係共產黨』，或受共產黨指使之類的把戲了。不過名字一定不再是什麼『凱』。

悲憤的同情

力揚

十七日上午十二點光景，太陽激烈地照着院子裏的石板，似乎發出火燄。我們正擠在會客室裏，閱讀着當天的報紙，談論的中心是落在聞一多先生遭刺的事件上。忽然一對年老的夫婦走過我們客室，大家停下了議論，把目光都注視着這兩位生客。他們手裡拿着摺疊起來的油紙傘，我們彷彿聞得出被陽光蒸灼出來的桐油氣息。他們都穿着淺藍色的短衫褲，可是卻色已經斑落，像從遼遠路途來的鄉包外面糊了的油紙，汗水從肉體上滲透出來，他們的上衣都濕透了。兩夫婦的身材都很矮小，都有着灰白的頭髮，可是太太的頭髮是剪短了的，並沒有留着髮髻。

『先生，請問你們這裡是收李公樸先生的捐款的吧』？他低聲地問。

『是的』，一位經募李公樸先生捐款的同學回答着。『請坐！請坐！老先生是從那裡來的』？

『從××××，』老人用顫抖的手扶着籐椅慢慢地坐了下去，『家裡開着小豆腐店過日子，沒有多錢，』他用顫抖的手從衣袋下摸出一疊鈔票，『這裡一萬五千，算是表示一點意思。五千元算是我捐的，那一萬寫我兒子的名字。我叫周××，小兒叫周××』。

一位女同學和周太太在雜談。

『這年頭，好人總是吃虧，聞一多先生又……』老太太嗚咽起來，再不能說下去了，用手帕揩着眼淚。

所有在會客室裏值班的同事和同學，都被這感人的故事驚住了，長時的沉默。

我含着激動的眼淚，目送着這兩位可尊敬的老人慢慢地走出門口，我看見成千成萬的良心和正義凝結在一起，也彷彿看見卑劣者底染着血的巨手，伸着指爪，張在我底面前，張在全國人民的面前。但我確信：全國人民是有力量砍斷這染血的魔手的。今天的[illegible]事，使我更堅定了這個信念。

十八日上午二時

新華副刊

格殺太保學院招生廣告

藤特

（一）宗旨 本學院創辦迄今，十有餘年，畢業學生達數十萬人，分佈於全國各地。領隊員己，屠殺人民，靈活辦法，無所不用其極，是以成績斐然可觀。近以抗戰勝利快一年以來，人民力量益趨壯大，民主運動高漲，急需大批『人材』，派往東北華北以及全國各地，獻身『偉大』的『革新運動』的愛『國』事業，特於今年暑假擴大招生，吸收大批『有為』青年，加以嚴格的特種訓練，為建設獨裁專制之中華『美』國而努力，凡屬『愛國』青年必須踴躍前來投考，如有××之證明文件，取錄從優。

（二）名額：不加限制，多多益善。

（三）資格：凡思想糊塗，行為不正，陰險狡詐，毒辣，絕對服從命令，如鷹似犬的供人驅使，於緊急時，能以卑污[illegible]之手段，明打暗殺，實施任務者，均可報名參加初試。

（四）招考系別：『調查統計』系，『破壞』系，『警管』系，『民意調查』系，化裝『[illegible]』系，『[illegible]』系，『[illegible]』化系，『暗殺恐怖』系。

打手專修科，貪污舞弊專修科，集中營管理員專修科。

附設之殺人研究班及進修研究院，招一年級新生及各級插班生，研究生及職員。

（五）繳納證件：出身證明書一紙，國民身份證（或敵偽時代之良民證亦可）一張。

（六）修業年限：視情形而伸縮，暫不固定。

（七）出路及待遇：畢業後，凡『國』『黨』需要，在××統治之範圍內及人民政權之地區，均分配擔任特務工作，待遇自特任以至委任，隨時以手令委任。除正規薪津外另可領特種津貼以及任意敲詐。

（八）報名地點：暫為秘密。

（九）附則：有美化系必須能懂英語，又兼具如何將國家主權，經濟命脈，奉送外人之天才者。

△代郵▽

默林，純青，翁明三先生，及『局長與提拔我』『內戰英雄當心』二作者：請示知通訊處，以便寄奉稿酬。

新華副刊

呂梁英雄傳（四十）

馬烽 西戎 著

第八回 賣貨賣貨宣傳抗日 將計就計合法鬥爭

上回說到，康明理走了以後，老武又給雷石柱耍咐了一個話，雷石柱點點頭說：『對，對。』說話之間，村里眾人都來了，來了一大羣。中年多村里沒來過賣貨的了，眾人一進門，齊希罕的叫着：『怎哀今天來了賣貨的啦！』雷石柱連忙對大家說：『這賣貨的是我拜識，在水峪鎮擺小攤，前幾天我說給人家撥話，叫人家到咱村來一下，不是人家也不來。』『來八一陣，都感激雷石柱的好意』，齊說：『這年頭，人家甚麼也配給，那些[illegible]公事的[illegible]，要甚能買到甚，就是害了咱這些窮漢。』見老武把貨包子打開來，好眼熱呀，包袱里有布疋、針線、顏料、[illegible]、襪子……莊戶人用的東西，樣樣都有。眾看見這東西，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想頭；婆姨們揀起針線，便傷心的說：『這日子可怎過呀！害的年年多也買不下個針！』男人們提起布疋一摸，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衣裳，[illegible]似的渾身窟窿，不由的也都傷心的議論開了，有的說：『日本人害的咱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咱現在穿的還是[illegible]。』有的說：『咱買下點布，還叫人家給撥上走啦！』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的，就傷心成一塊堆，正在這時有個白鬍子老漢，上就坐到老武跟前，突然一把抓住老武的胳膊，[illegible]說：『你是[illegible]。咱們中國，總是有好心腸的人啦！』眾人一聽，這話裡有文章的，就知道是村里的二先生。

老武把二先生打量了幾眼，早看出是一個正直的老秀才，便笑了一笑說：『我不與一家人，咱們都是本鄉本土的嘛！』二先生苦笑着搖了搖頭，又問道：『你們水峪鎮組訓是怎的個樣子哩？』老武皺頭想了一下說：『天下的老鴉一般黑，還不是一樣，甚都實行配給。』周圍的人聽到『配給』，馬上都[illegible]的低下頭，心里一陣陣發冷。因為眾人的排持村先全實行『配給』，貨物都集中到他的合作社組，價錢特別貴，老百姓實在[illegible]，一家一月只配給半盒洋火，四兩鹽，三尺粗布，一人一月二兩[illegible]。全家沒吃上點兒，還要交數不完的捐稅；地畝捐、[illegible]、人頭稅、介作費、[illegible]、這些小捐稅、差不多天天來，老武看見有人哭了，便說：『[illegible]，我看真有和咱人同命了！』白文修搖搖頭說：『[illegible]，我看俱是要百姓的[illegible]受夠啦！』

從江上慘劇說起

風樽

前幾天，本市新民報曾發表[illegible]『江上慘劇』的新聞：一位十九歲的少婦，[illegible]投江，[illegible]一男子的頭。少婦未死，[illegible]。原因是因為婚有『外遇』被丈夫[illegible]……

這事情，不過是讀者了新聞記者，報道出來，所以大家才覺得太殘酷。其實像這樣的慘劇，在鄉村中和都市的平民層裡，被淹沒的實在並不少呀。

在多少有點民主思想的人，自然感到太難受，可是假如你去作一個調查那些人的意見，至少可以發現如下三種意見：

一、這樣不要臉的女人，不殺了這樣，留來做什麼？她敢跟偷人跑嗎，活該！

二、這才是有志氣的男子漢，要是偷人，不這樣擲，綠帽子[illegible]。

三、擲是該擲，不過，一力殺了[illegible]。

你不相信會有這樣的意見麼，但你只要看過婚姻的父母也是同意了的，你就不會說我神經過敏。

★

要怎樣才不會有這類的慘劇發生呢？而且不會有這樣可怕的意見呢？首先要有徹底的民主政府，徹底的執行民主教育和民主法令才行。比如解放區的人民，大多數都已懂得了一個起碼的民主道理：不管男人女人，不管是你的兒子或者老婆，不管犯了什麼天大的罪，只有政府的司法機關才有處罰權，私人動手處罰，自己首先就是犯法。

共次，大部份人都已懂得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道理。婚姻既經過雙方心甘情願，[illegible]中『偷人』的事本來就會少了。即有感情不合，想另找伴侶的，[illegible]，決不會在暗中『偷人』以及打殺的事發生。

因為政府是在經常的把這些道理教育人民，尤其假如發生了這類不合理的事，政府不僅依法制裁，而且抓緊實際例子作普遍深入的教育工作。這樣，男女也就真正平等，婦女的人權也就有保障，而這一類的悲劇也就根絕了。

★

對現在為止，有些比較有知識的婦女，他們要婚姻自由，也知道要男女平等，但她們卻『不過問政治』，或以此自鳴『清高』。這是非常錯誤的想頭。你想：假如沒有辛亥革命，沒有五四運動以及後來的民主運動的話，恐怕這些『知識婦女』，還穿着三寸綉鞋，拖着毛辮，深藏閨中，連逛公園的資格也沒有呢，敢談什麼婚姻自由麼？

所以，縱然是『江上慘劇』，實際上就是一個具體的政治問題。感慨，悲憤，都沒有用處。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態不徹底改變，這專制獨裁的政體不改變，這樣的慘劇及以各種各樣的殘害婦女行為是不會中止的。

婦女之路

第一三七期 1946.7.20.

失望的十六年

心晴

記得今年四月某日大公報登過一段小消息，說是教育部長朱部長說：『現在中國教育不論大中小都是漸漸向後退的。而且退的很厲害，令人擔心。』[illegible]，但更重要的是應該誰來負責？

我是一個鄉地小學教師，教了十六年書，在重慶、南充、合江、[illegible]等地。在這十六年中，所得到的是氣憤，是失望！我認識到所謂教育不過是統治階級御用，從來沒有替人民着想。例如某一時期，需要推行軍國民教育，則教科書上都是『[illegible]』，『強權即公理』，『赤血[illegible]』等的理論。兒童唱的歌也是[illegible]……『丈夫』……『往前走』……！例如某一時期統治階級認為我們要服從，不夠不便統治時，便來復了古提倡孝道，保守[illegible]。把孔老夫子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些殭屍從幾千年的古墳裡挖出來，吃不下還得硬吃，吞不下還得硬吞。

在師資方面也是令人笑不得。眼前的小學教師，是少有人願意擔任的。工作既繁複，待遇又菲薄，一般太太小姐都不屑為之。今天百物飛漲生活困難，聰明的老爺們利用他們的勢力把太太小姐們一齊介紹到教育界來了，[illegible]。

我現在教的[illegible]，所謂教育[illegible]。[illegible]只有四課。[illegible]，[illegible]時，只一點不明白。[illegible]化和奴化教育。

鄉村工作的教訓

蕭平

是二十八年一個炎熱的夏天，我們這八個××隊的隊員穿着綠色衣裙的女孩，為了[illegible]到[illegible]山下一個擁有百餘戶人家的鄉鎮。迎接我們的是一些好奇的眼光。我們[illegible]也沒有，有的只是一顆顆對人民工作的熱心。

我們拜會了鄉長，鄉長熱情地接待我們，只是因為前兩天接到了由縣府寄來的一紙縣府公文而已。當天下午就出外宣傳，寫標語，第二天請了鄉長[illegible]，開了一個本鄉名流的招待會，向附近二十個本鄉的名流們說明我們為什麼要到鄉下來，準備做些什麼，希望他們幫助並給予意見。他們很客氣的，但也很虛偽的。

三天之內，大家分途的把鎮上百多家都訪問了，做了統計，懂得了鎮上有多少失學的兒童，多少不識字的婦女同男子，按照不同的時間，我們組成了三班，兒童一班，婦女一班，男子一班，每班每天上課一小時或兩小時。

背景。婦女班加婦女衛生，兒童班加游戲。起初報名的不算少，慢慢的大家都不得勁起來，鎮上的人少，問起來，她們都說：『不得空嘛，要我做活吃飯……』我們向鄉長商量，他訂出了一個強迫的辦法，無緣無故不到的罰多少錢。這樣一來，上課的人有了，但不是遲到就是早退，隨便[illegible]一兩天的假。她們有她們的實際困難，我們不能替代她們解決，只曉得強迫她們讀書，結果只是增加她們的痛苦。組織工作就是給一些兒童及很少數幸福的婦女組織了一個歌詠隊。宣傳工作同樣困難。當天報沒有，眾人[illegible]。（那時我們就不懂從人民生活……）

解★放★區★婦女

★[illegible]的貧苦婦女，在公家幫助下成立了六個紡織組，共計四十八人，八個人一組，集中紡織，[illegible]。[illegible]一萬○四百四十三斤，除給公家外，平均每人除吃還[illegible]十九斤半，[illegible]，現在她們已組織了[illegible]。

★[illegible]婦女工作已收到經濟上的成效，她們組織了八個紡織合作社，有六百多個[illegible]婦女參加。一個紡織聯合工廠團結了千餘貧苦婦女。在紡織生產過程中產生了十六個合作社，有八百多青年婦女參加，她們學習情緒很高，還組織了一個婦女[illegible]。現在她們已開始要求參政，婦協的會員已有一萬多人。

★[illegible]市婦聯號召各區婦女組織起來好生產，婦女們說：『往後婦女不能老靠男人』，『過去二十八年叫我們破產，現在新四軍叫我們生產』。婦女們依據已有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能組織各種小型手工業合作小組，[illegible]。如第一區即有[illegible]組三個，[illegible]組兩個，小本經營組三個。其他區除此類組外，還有[illegible]組，賣水餃組，拾麥組。[illegible]。

女民兵

★在保衛和平反對內戰熱潮中，蘇皖邊區淮安等縣的農村婦女自動要求參加民兵站崗放哨。她們說：『國民黨不但進攻我們邊區，還派大批男女特務來作破壞工作。男的放哨遇到女特務就不好檢查，要碰到我們民兵，就不會放她們過去了。』現在已有兩千多個婦女參加民兵。泗沭了組織了婦女模範隊。她們除了手執鋼槍站崗放哨外，還在哨上[illegible]四十四個。

（璞）

婦女信箱

對無恥行為的抗議

編輯先生：

我要告訴給一件[illegible]的事情，希望社會人士能救救這個小姊妹。她叫周××，住××路××小學內，她的爸媽在她幼年的時候就永遠的離開了她，撇下孤零零的她依靠着[illegible]周××，[illegible]。今年夏天她十六歲了，周××[illegible]，[illegible]十幾年的苦弱女兒。現在這可憐的女孩被綁禁在房中傷心欲死，而周君生氣她還這樣不孝順，還假說不准她吃，只隨便給一點殘羹吊命。[illegible]，這可憐的孤女無助的弱女兒正在百般[illegible]下流着血淚呢！眼看大好聰明可愛的女孩子將會被摧殘死了。我奇怪周君身為公務員竟作出這種逆倫犯法的暴行。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查究這一無恥行為以維風化，以救這弱小的女孩。

妹××上 七月十[illegible]日

編者先生：

近來重慶市治安當局，為整飭市容，遏止打風，已先後槍決了兩個流氓飛賊，那些搶劫[illegible]民女，估吃霸佔等，一時人心大快。前兩天[illegible]日報所刊載的『[illegible]』，李中[illegible]強姦少女陳佩珍案，事隔許久，不但沒有執行法紀，且連訊問的消息都沒有見到，[illegible]是他的官位尊嚴了。後來又看到陳佩珍向社會人士及新聞界的呼籲，在這樣的生活中掙扎的姊妹們，能聽受此無人道的凌辱嗎？難道[illegible]嗎？

其實就是×××[illegible]所列[illegible]，不知究竟若何？希望執法當局，秉公執行，以免將來再發生類似事情。

淑娥 七月十七日

近來強姦少女的無恥行為層出不窮，實值得當局[illegible]嚴重注意。雖然說當局已經懲辦了兩個飛賊之類的人，但想以來並不能[illegible]。為了維持社會道德和治安，首先應該從上面作起，[illegible]。

編者